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vzhv83@163.com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合办

又游状元芳洲

李奇虎

总有些地方,如同一本被岁月浸染的诗集,静置于生命的某个角落,只待你在某个清晨,再次将它轻轻翻开。于我而言,家乡醴陵的状元芳洲,便是这样一页清雅的诗笺。趁着深秋一个周末的晨曦,我怀着几分久别重逢的雀跃,踏上了这条重温旧梦的漫游之路。

晨光是位技艺精湛的画师,正以最温柔的笔触,为这座小城池细细描摹。我沿着蜿蜒的“两江”风光带缓缓而行,深江,这条家乡的母亲河,在晓雾与晨光中悠然苏醒,水面漾开碎金般的斑斑,静谧而安详。江风挟着深秋特有的清冽扑面而来,仿佛能涤净肺腑之间积攒的都市尘嚣。

沿途的风景,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属于醴陵的动态《清明上河图》。垂钓者们早已占据了临水佳处,如雕塑般凝神静气,目光紧锁着水面浮子的一丝微动,那份一丝不苟的专注,本身就是一种对生活无言的虔诚。不远处,一位吹唢呐的大爷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鼓着腮帮,面色酡红,偶尔迸出一两个“跑调”的音符,但并不显突兀,反为这清晨平添了几分率真的野趣,令人会心一笑。或许,这未经雕琢的声响,比任何完美的乐章都更贴近生活的本真。

倚着江栏吹萨克斯的年轻人,则为这画卷添上了另一抹亮色。悠扬的曲调如流水淌过心间,成了此刻最浪漫的背景音乐。远处,是广场舞的天地,那些被戏称为“资深美女”的阿姨们,正舒展着优美的舞姿,她们整齐划一的动作,既是对岁月温柔的礼赞,也是对年华优雅的回应。还有太极拳的舒缓从容,扇子舞的翩跹灵动,以及跑步者、散步者交织的匆匆步履……这方水土,俨然一个露天的百姓舞台,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在此自由呼吸、尽情绽放,共同交响成小城清晨最和谐的音乐。

信步走上那座承载了无数记忆的深江古桥,桥面石板已被光阴之手打磨得温润如玉。栏柱远眺,江水悠悠,历史的帆影仿佛仍在眼前穿行。穿过古桥,不觉间,此行的目的地——状元芳洲,已然近在眼前。

记忆的潮水悄然涌来。上次到访,竟已是十多年前的2012年,光阴流转,恍如昨日。穿过那道标志性的月形拱门,便一步踏入了与尘嚣温柔相隔的另一方天地。洲上绿意葱茏,水杉笔直挺拔,如列队的卫士,以昂扬之姿指向苍穹;香樟撑开巨大的伞盖,在地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最令人动容的,是那桂花,虽已过盛放花期,清冷的空气中却仍有丝丝缕缕浮动着,那是一种需要用心捕捉的、幽微的甘甜,轻易便勾起了心底最柔软的乡愁。

树影婆娑之下,是另一番闲适的人间景致。老人们围坐石桌,或在扑克牌的方寸世界里运筹帷幄,或在楚河汉界的棋盘上默然对弈,每一步起落都沉淀着人生的智慧。亦有三五成群的晨练者,举着手机,兴致盎然地录制着短视频,将这份闲情逸致借由网络,分享给远方的亲友。更多的人,则是在此流连,将自己的笑靥与这片刻的风景定格,化为永恒的纪念。

我沿着依水而建的栈道缓行,目光越过深江,投向对岸。那里,是古色古香的楼宇商业街,飞檐翘角,朱栏画栋,浓郁的烟火气为那条闻名遐迩的美食街注入了灵魂。谈及家乡,总绕不开“三宝”:烟花、瓷器与醴陵小炒。尤其是醴陵炒粉,更是声名远播,引得萍乡、长株潭乃至周边市县的食客纷至沓来。空气中弥漫着炒粉与小炒肉交融的霸道香气,锅铲与铁锅的铿锵合奏,正是这座城市最动听的交响。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醴陵炒粉,一盘盘鲜嫩下饭的小炒肉,慰藉的不仅是饕餮饥肠,更是无数游子萦绕于心的乡愁。

行至洲的深处,巍峨的状元阁赫然在目。它不仅是芳洲的点睛之笔,更是醴陵文脉的象征,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状元及第、文运昌盛”的人文期许。举目四望,青云桥近在咫尺,透过古桥的圆拱望去,现代化的醴陵大桥与之交叠映现。一古一今,一新一旧,一如玉带横卧,一如银龙飞跃,共同将深江两岸紧密地缝合。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正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脉搏,承载着繁荣,也奔向着未来。

再将目光放远,仙山公园的望江楼,如一位沉稳的守望者,巍然屹立在五老峰顶。晨雾如轻纱缭绕,使得楼阁于云蒸霞蔚间更添几分神秘与庄严。在我心中,它不分春夏秋冬,不惧雨雪风霜,始终为“中国瓷城”守护着一方安宁,也见证着这片土地在新时代日新月异成长与变迁。

伫立深江之畔,凝望着这一江秋水、两岸新景,心潮亦随之起伏。故土的肌理,在传承与创新中愈发丰满。从静谧的芳洲到喧嚣的美食街,从古老的石桥到飞架的通途,从自得其乐的市民到远道而来的游客……这一切,共同勾勒出一幅传统与现代交融、宁静与活力共生的动人画卷。

我为我的家乡醴陵而骄傲。这份骄傲,不仅源于它享誉世界的花炮与瓷器,更源于那流淌在寻常巷陌、浸润于百姓日常的、鲜活而蓬勃的生命力。而状元芳洲,便如一枚加盖在深江之上的温润印章,为我此次归来,烙下了最深情的注脚。



深江上的状元芳洲



钨矿红楼



现在的湘东钨矿红楼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株洲风物

邓卓仙 一座山的大好世界

刘年贵

●仙山、钨矿与红色烽火

茶陵的很多山都叫“仙”。这方水土,似乎总将峻拔的山峦与缥缈的仙气、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而在众多“仙”之中,邓卓仙尤为特别——它因唐代邓道人在此羽化飞升的传说而得名,坐落于湘东钨矿之畔,经历了从农耕集市到工业繁华,从革命烽火到资源转型的完整历程。它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一部浓缩了个人生平、时代脉搏与国运记忆的立体史书。

●曾经“小香港”

残夜将尽,东方的天际终于透出一丝淡淡的白,宛如一把出鞘的倚天长剑,划破了漆黑的夜幕,脚下的山路总算依稀可辨。

父亲将手中几近燃尽的火把往路旁的大石头上猛力一磕,那旧竹扫把扎成火把本就把只剩指头大小的火星,被这强劲一吹,顿时熄灭了。父亲喃喃自语:“过了金竹坑,前面就是邓卓仙,那时天也就大亮了。”说罢,他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我亦紧跟其后,一路喘息。

翻过两个山头,那座高耸的大山赫然在目。此时天已全亮,山脚下的城市恰好从沉睡中苏醒,一幅幅烟火气的画卷徐徐展开:耳畔先是传来几声遛遛的鸡鸣犬吠,随即是陆陆续续的人语喧哗,紧接着,此起彼伏的汽车轰鸣与喇叭声奏响了清晨的交响曲,最后,震耳欲聋的广播声如波浪般在空气中层层震荡。

终于赶到邓卓仙了!

父亲和我仿佛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兴奋地朝山脚奔去。即便胸口剧烈起伏,嘴里喘着粗气,汗水迷糊了双眼,恨不得立刻摆下担子瘫倒在地,但我们依然没有放慢脚步。因为我们必须一鼓作气,赶在上市前抵达山脚下的湘东钨矿集市,占个好摊位,顺利卖掉肩上的货物,换回一家人的生计。

这是我儿时去汉背湘东钨矿赶集的场景,这一幕,早已深深烙印在脑海,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的故乡——茶陵县八团乡梯坑村,紧挨着茶陵汉背湘东钨矿。乡亲们每每采了杨梅、冬笋,或是自家丰收了花生、红薯、南瓜等农产,想要换几个零花钱,最好的去处便是这汉背湘东钨矿集市。虽说周围还有火田、高兜等集市,但路途遥远不说,还得搭上坐班车的钱,对于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农民来说,着实不划算。更何况,那些地方逢农历一、四、七或二、五、八才开市,像杨梅这种娇贵的山货,根本等不及。

汉背湘东钨矿则不同,这里不仅天天有集市,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矿山工人工资高,福利好,生活讲究,对农村的绿色土特产格外青睐,总能让我们卖个好价钱。这是老一辈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赶集,首选湘东钨矿。

提到湘东钨矿,那在当时可是鼎鼎大名。家乡人每每提及,脸上总挂着羡慕。那里繁华热闹,宽敞的马路、整齐的房舍、集市、百货商店、新华书店、汽车站、俱乐部等一应俱全。在乡亲们心目中,这里的繁华程度不亚于县城,工人们在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更是引发了大家无限的向往,这里简直就是湘东边陲的“小香港”。

茶陵湘东钨矿,其大概是指由邓卓仙至鸡冠石之间的区域,系武功山脉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山脉连绵起伏,富含钨矿。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邓卓仙既得奇峰之高险,更沾“仙人”之灵气,可谓得天独厚。邓卓仙原名卓山,海拔1090米。传说唐天宝年间,洛阳道人邓班芝云游至此,结庐修道,后羽化飞升,后人为了纪念他,改山名为“邓卓仙”。作为湘东钨矿南端的屏障,它也是这一带的最高峰。每逢日出,绚烂朝霞必先映照山头,故有“此然高出半天,日出必先射焉”的记载,人称“邓卓朝阳”。因兼具仙家灵气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秀美,邓卓仙声名远播,引得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宋代孙汝曾在此刻苦攻读,后官至龙图阁大学士,山上留下的“孙龙图读书旧址”至今供人瞻仰。《茶陵州志》亦不吝赞美:“茶陵胜迹,邓卓第一”。

若说人文是邓卓仙的魂,那矿藏便是它的骨。宋代末期,战乱四起,有贼寇在西南面险峰环抱中觅得一坪安营扎寨,年深日久,寨子不复存在而留下瓦砾堆,故后人称此坪地为“瓦子坪”。数百年后的民国八年(1919年),道人陈锡麟欲在瓦子坪兴建清源寺,破土时挖出类似鸟金的石块,送省城长沙化验,方知是钨矿石。次年,长沙人栗毅时在此投资雇工开采。虽受限于作坊式浅表开采,产量有限,但据统计,从投产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里总共出产了1500余吨高锡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隶属于中央工业部的湘东钨矿正式成立。开采方式迎来革新,至1955年,邓卓仙矿区已实现机械化开采。在国家的重视下,湘东钨矿分别于1964年和1973年被治金部列为推广矿山机械化的重点单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3000多万元,井下年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至33万吨,湘东钨矿为祖国建设贡献了3.25亿元的总产值,上缴利税达8982万元。

可以说,无论是旧时的邓卓仙钨矿,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湘东钨矿,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前途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

井冈山斗争期间的“高院战斗”,丰富了毛泽东的游击思想;红八军的“九渡冲伏击战”,有力配合了第四次“反围剿”,捍卫了中央苏区政权。而让人津津乐道的,则是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的一出“智斗计”。

当时,谭余保设下巧计,让已被我党争取的明绅士周纪勋全力配合,在邓卓仙钨矿除了茶陵县保安团副团长、铲共义勇总队副队长谭晋吾。

周纪勋原系八团乡梯坑村人氏,是茶陵境内赫赫有名的大财主,受谭余保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之所在,于是慷慨解囊相助,援助了枪支弹药、医药物品及紧缺生活物资共计大洋一万元。

为了纪念他和谭余保的这段往事,他还作诗自嘲道:“跳出封锁入深

林,筹饷练兵煞苦心。老夫私笑身负重,人值千金我万金。”孰料,此举惹恼了谭延闿的远房族侄谭晋吾,他恶人先告状,向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告发了周纪勋。

为了保护周纪勋,谭余保事先跟他商定好了计谋。等谭晋吾来梯坑周府探问周纪勋,周纪勋假称愿意送出他名下“和记钨矿”的一条矿脉给谭晋吾作为答谢。谭晋吾大喜过望,当场要求周纪勋带他去邓卓仙勘查以便日后交割。

当他们一路翻山越岭赶到邓卓仙时,早已是又困又渴又乏,周借机邀请谭晋吾进寺休息参观,支走了谭的随行李兵。士兵们在寺外准备备山泉时被装扮成工人的革命战士控制了起来。而进寺的周纪勋和谭晋吾也被谭余保当场擒获了。谭余保故意说周纪勋是带着谭晋吾向他来寻仇的,不得已,周纪勋只得向谭余保缴纳了一笔买枪的“保命钱”。

而谭晋吾呢,为了活命也只好将自己和士兵带来的枪支弹药统统交给了谭余保的队伍,共计长短枪三十二支,子弹三百五十发。可是谭余保借故说子弹不够数,非得要谭晋吾立下字据,日后让八团小英田碉堡送来五百发子弹,方肯放了谭晋吾及他手下十人。如此一来,谭晋吾便坐实了“以枪换匪”的罪名,最终被湖南省政府主席何能辉处决。这一计,既除了恶狼,又充实了军备,真可谓大快人心。

●矿区新生

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随着矿产资源日渐枯竭,加之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湘东钨矿最终关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昔日的繁华不再,喧嚣归于沉寂。

青山不语,却默默承载了所有的过往。

邓卓仙留下了仙人飞升的传说,留下了孙龙图读书的佳话,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艰辛的革命历程,见证了湘东钨矿工人热火朝天的奋战场景,见证了共和国由弱变强的脚步。当国家日益强大时,它就像一位为了哺育儿女耗尽心血的老人,该停下脚步歇歇了。于是,它一转身,将沸腾的群山归还给静谧。

然而,沉寂并非终结。这里留给人们的,依然是一个大好世界。

革命年代,这里在血与火中孕育光明;建设时期,这里留下了无数矿工最难忘的青春年华。而今,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利用湘东钨矿遗留的矿山遗址和采矿设备,发掘深厚的红色资源,这里正着力打造湘东的文旅名片,将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邓卓仙有好故事。这里曾有过传说,也有过传奇故事,更有过让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光彩历史,仿佛这里弥漫着的革命战争的硝烟还未曾散去,采矿工人战天斗地的不朽诗篇依然铭刻在大地上,以及都市的繁华和灯红酒绿时时浮现在眼前……

而今,它涅槃重生,正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样的世界,依然是美好的。

诚斋留胜迹

诗韵满攸州

杨万里与攸县的千年情缘

尹运中

株洲文脉

“落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八百多年前的一个暮春,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在旅途中偶遇了一场烂漫春光,挥毫写下了这首传唱千古的《宿新市徐公店》。

许多人吟诵此诗,却鲜少有人知道,诗中那个让诗人流连忘返的“新市”,以及那位雅致的“徐公”,与湘东的攸县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翻开泛黄的族谱与县志,我们惊讶地发现,杨万里(字庭秀,号诚斋)不仅是攸县的过客,更是这片土地的“亲历者”与“守望者”。

从吉水到攸水

杨万里是江西吉水人,但他与攸县的缘分,首先建立在攸水的血脉亲情之上。

据《吉水泮塘杨氏族谱》与攸县《管塘杨氏族谱》互证,早在南宋初期,杨万里的族叔杨祖(人称六郎)便已迁居攸县,成为管塘杨氏的开派始祖。对于这位远在湘东的族叔,杨万里怀有深厚的情感,曾作《赠六郎承祖公迁居攸县》二首,字里行间满是关切。

这种宗族情谊,并未因山水阻隔而淡薄。杨万里还曾写下《送秀医时亭往攸县省亲》,记录友人或亲族前往攸县探亲问药的场景。可以说,攸县对于杨万里而言,并非举目无亲的异乡,而是藏着他家谱记忆里的“第二故乡”。

史料记载,杨万里一生中至少两次深度驻足攸县。

第一次约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前后,杨万里由赣州司户调任零陵县丞。他选择了一条充满诗意的路线:从家乡吉水出发,翻越巍峨的罗霄山脉,经由莲花进入攸县境内的鸾山、新漕等地。那是年轻的诗人第一次顺攸水而下,经新市、入深水,再转道衡阳。彼时的攸县山水,定给他留下了初识的惊艳。

第二次则是在绍熙三年(1192年),这一年杨万里已是花甲之年,任江东转运副使。因刚直不阿得罪权臣,他被外放赣州。虽然后来他称病辞官未去上任,但在往返途中,他再次过境攸县。

这两次驻足,杨万里不仅留下了足迹,更留下了《将至醴陵》《舟过安仁》等诗作。他的目光扫过湘东的田野与驿道,将这片土地的风物永远定格在了宋词的韵律之中。

徐公店里的暮春绝唱

在杨万里与攸县的众多交集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宿新市徐公店》的诞生地之争。虽然学术界对“新市”的归属尚有争议,但攸县新市老街遗址的证据,却为这段公案提供了最有力的注脚。

宋代的新市,地处攸水中游,是醴陵至攸县驿道上的繁华商埠。据考证,杨万里当年下榻的“徐公店”,其主人正是南唐名臣徐铉的后裔。徐氏一族辗转迁徙至攸县新市,世代书香世家。

想象那一日,暮春三月,杨万里行至新市。此时的攸水两岸,油菜花开得铺天盖地,金黄与翠绿交织。诗人下榻徐公店,在此曾见儿童追蝶,诗兴大发,于墙壁上题诗两首。

最妙的是,店主徐公本是儒雅之人,见墙上墨宝清新脱俗,不仅未加责怪,反而惊叹不已。他特意寻来碧纱,将诗向小心笼罩保护。这一“碧纱护诗”的雅事,不仅保全了千古名篇,更见证了攸县作为“耕读之乡”对文化的敬重。徐公店的遗址直至抗战时期方毁于战火,它在攸县土地上伫立的数百年时光,便是这段历史最沉默也最雄辩的证人。

文化的厚度,不仅在于史书的记载,更在于民间的口耳相传。在攸安古官道必经的菜花坪镇菜塘村,至今流传着“树根桥”的传说。相传当年杨万里赴家陵上任途经此地,遇溪水暴涨阻路,作祟者乃是一青娃精。杨万里一行焚香祷告,劝其弃恶扬善。诚心感召之下,青娃精化作一座凌空跨越的树根桥,助诗人渡河。

故事虽有神话色彩,却折射出百姓对这位清廉诗人的爱戴。如今,那座鬼斧神工的树根桥依然横亘溪上,它不再是神话的遗存,而是历史的隐喻——证明了杨万里曾真实地走过这里的山水,他的身影已化作当地文化地层的一部分。

诚斋诗魂融攸水,宗亲情谊系管塘。

从泛黄的族谱记载,到新市老街的菜花黄蝶,再到乡间流传的树根桥传说,杨万里与攸县的缘分,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地理驻足,升华为一种精神的羁绊。这位南宋诗杰的名字,如同流淌不息的攸水,滋养着湘东这片热土,成为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印记,历久弥新。



已建成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的新市徐公店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